



张伯驹与故宫:一室珍宝半生缘

□ 邹雅婷 陈钟昊



《上阳台帖》卷(局部) 李白

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6万件文物中,有3.34多件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。2005年,故宫设立了缅怀故宫先贤、铭记捐赠贵宾的“景仁榜”。榜中,张伯驹的名字尤为醒目,他护佑国之瑰宝的壮举至今被人称颂,星耀河瀚,泽被文华。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,故宫武英殿举办作为书画馆的“封馆之展”,即为“予所收藏,永存吾土——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”。

行楷隶草,山水人物,故宫武英殿里幽明的灯光照亮了33件国宝级的书画作品。一进展厅,素有“法帖之祖”美誉的《平复帖》笔意婉转、朴质古雅;不远处的李太白真迹《上阳台帖》纵放自如、意态万千;转个弯,仰头瞥见唐伯虎《王蜀宫妓图》的娟秀娇媚;末尾处,俯身凝视宋代杨婕妤《百花图》中的纤细笔工。

观者可知,这些艺术与历史价值极高的珍品都曾归于同一位收藏大师?他在有生之年将大量瑰宝捐献给国家,交还于人民。

张伯驹号从碧,别号游春主人、好好先生,自30岁便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,眼光如炬,极具魄力,收藏了大量珍贵文物。如现存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《平复帖》,传世最早的山水画《游春图》以及唐代诗人杜牧的存世孤品《张好好诗》,宋代书画佳作

《道服赞》《雪江归棹图》等艺术史上著名书法家、画家和重要流派的作品,被启功誉为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”。同时,他在书法、诗词、戏曲等艺术领域均有深厚造诣,享有盛名。

自20世纪50年代起,张伯驹化私为公,陆续将所藏大部分精品书画捐献或转让给国家。这次展览以公立博物馆中经张伯驹鉴藏的古书画为限,分故宫博物院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吉林省博物院三部分,每部分之下按照文物的时代排序。其中,故宫共收藏张伯驹《丛碧书画录》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,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。

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,张伯驹一生所藏文物的精华,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。曾有文章写道:为人不识张伯驹,踏遍故宫也枉然。故宫博物院顶级书画,近一半

乃张伯驹所捐。

此次展览是张伯驹鉴藏书画的一次大汇聚,其中一部分珍贵文物尚处于保护休眠期,使用复制品替代展出,力争使观众对张伯驹的书画鉴藏成就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。

比起张伯驹鉴藏的书画本身,他那化私为公、还珠于民的情操或许更加珍贵。

展览的首幅作品,晋代著名文学家陆机的《平复帖》,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,也被称为“中华第一帖”。1937年,张伯驹得知前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溥儒收藏有《平复帖》后便难以入眠。此前,溥儒将唐代韩干《照夜白图》卖与他人,致其流失海外。张伯驹恐《平复帖》重蹈覆辙,于是向溥儒重金求购此帖,几经周折,才使国宝留存故土。

而在去年故宫“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”上惊艳亮相,此次再以复制品形式展出的隋代展子虔《游春图》,更是张伯驹耗尽万贯家财保护的“国宝中的国宝”。当时,张伯驹得知古玩商马霁川欲将《游春图》卖至国外,便向其购买。可是马霁川要价太高,张伯驹只好咬牙卖出了自家的住宅和妻子潘素的首饰,才将这幅“世所罕见”的墨宝留在了国土之内。

这位出身富贵大家的公子,收藏文物初时出于爱好,后则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,在动荡年代,甚至变卖家产,不惜鬻(yù)物举债将它们买下,体现出崇高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操。

张伯驹曾言:“予所收藏,不必终予身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。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张伯驹与妻子潘素将大部分所藏文物交予国家文物局、故宫博物院等文博单位,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书画馆藏,提升了故宫书画的收藏品质。当有人问张伯驹是否考虑建博物馆将自己的收藏作品传世时,张伯驹回答:“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,不用操心了。”

但张伯驹始终操心着故宫博物院的发展。单霁翔说: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前,张伯驹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,对馆藏文物进行鉴定,并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,并提出7项殷切的建议,涉及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定位、藏品保管、陈列、出版以及故宫古建筑的完整保护等多个方面。这些建议均从维护故宫博物院发展大局着眼,其指导思想与当时故宫博物院发展思路不谋而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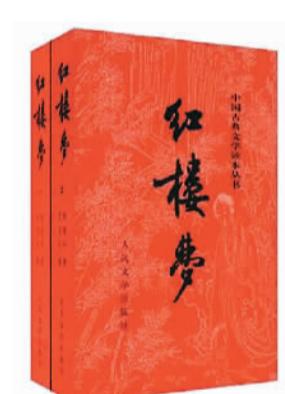
《王蜀宫妓图》轴 唐寅

一部“红楼”咏流传

□ 桑珊珊 陈志明



央视87版《红楼梦》剧照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《红楼梦》

文学圣经,红楼相伴七十载

忆起第一次接触《红楼梦》,白先勇说:“小时候看到母亲的藏书里红楼梦人物的绣像,简直爱不释手,没想到这本书跟了我一辈子。”

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、富贵风流的生活。至雍正六年(1728年),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,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家。后又移居北京西郊,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,连吃一碗稀饭都很难得。就在那时候,他写下了《红楼梦》。

白先勇少时辗转于海峡两岸、半生流离于海外,历经童年战乱、青年从文与刻骨爱情,与曹雪芹有着相似的身世。70多年前,远离故乡的白先勇,因为得了肺痨,不得不被隔离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。就在那时,他与《红楼梦》结了缘。后来,白先勇在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念书,对《红楼梦》的阅读一直没有中断。后来在美国读书,讲的也是《红楼梦》,用中文教,用英文教,一讲便是20载。

“我一辈子就没有离开过贾宝玉。”在白先勇看来,贾宝玉是情僧,是担负着世上一切情殇而走的佛陀。而白先勇所做的事,也始终没有离开“情”字。他的短篇小说集《台北人》里有对一个逝去的时代的惜别之情。

多方探讨,再看红楼“美”与“情”

“曹雪芹是我师傅,《红楼梦》是我的写作百科全书”,白先勇说一个人一生需要看多次《红楼

梦》,这部书,在20岁、40岁、60岁看,感受都不同。在两天的论坛中,白先勇和诸多学者讨论了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版本及后四十回的归属、《红楼梦》对当代文学写作的意义等问题。

北京曹雪芹学会副会长郑铁生说:“《红楼梦》的各种版本都有其重要性,但其功用不同。有的版本用于学术研究属于小众学术,只适合少数学者研究应用。”

重视版本,重视文本中的任何一个细节,不管是文字、事件、情感,细细品读,发现一字之差、一句只差、一个动作之差,都会让整个故事有截然不同的意义,也有了不同的格调。

谈到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归属,红学家胡文彬认为,虽然高鹗在《红楼梦》的传播史上的地位很重要,但是首先是程伟元邀请了高鹗参与,至于说高鹗是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续书,完全是一种误读误传。红学家吴新雷也表示,“后四十回也是曹雪芹原稿,它经程伟元和高鹗两人整理,因此不要再说后四十回作者是无名氏,就是曹雪芹。”

台湾作家郝群翔谈到,我们现在身处一个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淹没了整个社会的时代当中。透过一个精读的方式,可以重拾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敬重,展现中国文人一种精致优雅的生活美学。

南京大学教授刘俊认为,白先勇对《红楼梦》的熟悉程度,可能不亚于红学家,这本书对他人生感悟、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大。时代的沧桑和巨变,让他笔下有一股“红楼遗风”。不仅是白先勇的文学创作,当代许多文学作品、影视创作,在写作手法、表现形式、情感象征等各方面都继承了《红楼梦》的部分传统,甚至一些时尚杂志,常常举例金陵十二钗,都与《红楼梦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一卷红楼,一曲惊梦。将昆曲《牡丹亭》推向世界的白先勇,如今重新开始研究和推广《红楼梦》。日前,他携手多位学者、作家来到上海,品红楼,听游园,畅聊“《红楼梦》与我们的文艺复兴”。

文化灵感,年轻人如何读红楼

《红楼梦》让数代读者百看不厌、再三咀嚼回味的部分,正是曹雪芹用中国文学展开的那个充满美感的世界。

在白先勇看来,我们也要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,从古文化里找灵感,让我们的古文明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这其中,《红楼梦》绝对是很高的一个标杆。

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还要读《红楼梦》?怎样才能读懂《红楼梦》?《红楼梦》这部伟大作品对于青年来说有何有趣和可贵之处?

“如果我们希望学生把中文当作母语,让学生根植于中华文化,那必须要他去读《红楼梦》。”清华附中教师钱超说。《红楼梦》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,里面有人情世故,有宗法制度,有衣食住行,有诗词曲语,无所不包。他希望学生们阅读《红楼梦》,成为他们的寻根之旅,感知中华文化的情与美,真正找到中华文化,真正找到文化的自信并对其一往而深。

年轻人应该用青春的方式去阅读青春,用青春的方式去理解青春,白先勇说,我们可以通过年轻人可接受的方式来推广《红楼梦》,让他们喜欢《红楼梦》,将《红楼梦》变成床头书,受益终生。

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王哲认为,在必读必考的背景之下,我们最大的危机感,是在跟手机争夺年轻人。这时候引导学生读《红楼梦》,不应再是呆板地考察对内容和细节的记忆,还应该让学生写下来他们对人物命运、对青春和对美的思考。

◎美在生活

“点心”,点缀生活之美

□ 李新

衣食住行,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缺的部分。而“食”文化更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,并日益成为对美的生活、美的人生的追求目标。美食之美,美在生活;美在追求,美在满足。中华民族的食物,可谓琳琅满目,中华民族的美食文化,源远流长。今天与大家一起从“点心”说起,谈一谈食物的生活之美。

点心,自唐代以后就有这样的说法,“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,自唐已有此语。”可见民众的日常生活中,已习惯在早晨之际,食用各式各样的点心,来增添生活情趣。南宋之际,“点心”一词的内涵却开始变得丰富起来。据说当时有一位抗金女英雄名叫“梁红玉”,令下属制作美味的糕点来犒劳士兵,以表自己的“点点心意”,于是“点心”一词,开始在指代食物的基础上,还意味着“心意”。

我国古代的点心,又称小食或零食,常在正餐之外食用,一般是指干果、坚果、蜜饯、糕点、饮品等。各式各样的点心,有枣泥山药糕、麻花、酥饼、月饼、驴打滚、豆汁、冰糖葫芦等等,不仅制作精美,还蕴含着不同的故事,常常被诗人、作家写进自己的文学作品中,传承“点心”文化的同时,更加真切地表达了自身的审美追求与生活趣味。

苏东坡曾以“月饼”为题,作诗一首: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饴。默品其滋味,相思泪沾巾。”将小饼喻作月饼,以嚼月的口感品

味其内陷儿酥与饴,滋味如同天上的月亮一般美好,使月饼从简单的食物升华至精神寄托,似月以寄相思,东坡也因此被称为“月饼之父”,每当皎月当空时,常使人想到东坡公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经典诗句。月圆之际,吃月饼这一点心也开始成为一种习俗、民俗文化而流传至今。

曹雪芹更是在《红楼梦》中,描述了一个与点心有关的情节:“秦可卿身体不适,贾母便派人送给她‘枣泥山药糕’。秦可卿对前去探望的王熙凤说:‘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的山药糕,我倒吃了两块,倒像克化得动似的。’凤姐儿答道:‘明日再给你送来。’看来,点心这一小食,不仅具有增添气力的作用,还有营养滋补的功效。

俗语说:“美食不如美器。”中国古代的文人好点心,遂将其美化、雅化,除了书中的情节,诗中的描写,还配搭以盛食的器皿、盘、碟、盒等,都极其精美,成为文玩古董,而点心则因此多了一份典雅气息,以美味的食材、口感、装饰进入寻常百姓家,成为人们“平日之所需,生活之点缀”,演变为中国人饮食文化中的一部分。

点点心意,点点心意,点缀着你我的生活。点心这一美食,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,深受喜爱,不仅在于它的视觉之美、味觉之美、嗅觉之美,更与人们一种“吃在嘴里,甜在心里”的被宠溺的心理满足密不可分。



(网络图片)